

◆名人与安庆

元好问的“舒州杓”

何诚斌

在潜山市，痘姆陶器烧制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考证，痘姆陶器手工制作技艺与薛家岗遗址出土陶器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潜山古属舒州，金元时期的大文豪元好问在一首词中写道：“力士铛头，舒州杓畔，不妨游戏。”

舒州杓，即为产地舒州的陶制酒具。元好问的词句，有典故，出自李白的《襄阳歌》：“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

潜山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故乡，1942年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张恨水读元好问的诗感触很深，于当年4月23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文章《读元遗山诗》：

“元遗山的诗，在今日读来，真有令人拍案长叹的。像‘耽耽九虎护秦关，弱楚孱齐壁上看’，又‘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你岂能于一读之下，不连点头？再像‘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在南太平洋的人，若懂得这两句死典活用的话，简直要同声一哭了。至于我个人最感动的是，‘一家风雪何年尽，二顷田园入梦频’。在重庆的文化人（姑用此称一下）也许不少有同感的吧？”

生逢易代之际的名士，面对“失节”与“完节”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身上有没有文化精神赋予的高于生命的“使命”。慷慨赴死，杀身成仁，是君子的大义。

汴京被蒙古军围堵五十余天，兵民或死或逃，不计其数，元好问置身此境，使命意识特别强烈：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
蛟龙岂是池中物？虬虱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势将去，金朝危在旦夕，政权必易手新势力，整个汴京的空气都无比的紧张、凝重，除了打算以身殉国的勇毅刚烈之士，许多人的内心已经在为自己或家人寻找出路，包括投降以苟存。元好问奋笔疾书，向守城的金廷二相上书：

“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

要做到“安社稷、救生灵”，首先是坚持抗战，并且要战胜敌人；可是城池沦陷后，又该怎么实现这一精神呢？如何理解“安社稷”与“救生灵”之间的关系？两者可以并行而不冲突吗？

元好问曾自述：“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城破之后，元好问被抓，他能保持气节，使之无损吗？

第二天，他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要求保全五十位金廷才士，以备擢用。他了解耶律楚材博学多识，精通汉文，并倾向于“以儒治国”，所以他在上书中指出，保护文化人，此事“系天下斯文甚

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助耶律楚材实现“致太平之功”。

元好问被囚禁在汴京城南的青城，后被押送到山东聊城羁管，他胸中的块垒巨大而坚硬，“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北渡之后，他逃无可逃，决定学杜甫以诗存史，并致力于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于是“中州万古英雄气”在笔墨间升腾，遂与先贤心意相通，即“豪华落尽见真淳”。后来，他还北上桓州，觐见忽必烈于藩府，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并提出免除儒户兵赋，获得了准允。

他孤愤，写《杂著》：“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烟火洛阳尘；百年蚁穴蜂衙里，笑煞昆仑顶上人。”

他悲哀，写《出都》：“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登台秋更悲。”

对于人世变迁，山河残破，他除了哀叹和感慨，还有历经沧桑、矢志不渝的信念。一次次以诗的方式回望故国，回归自我，建立起语言之魂与世道人心的联系。

他不改初衷，写《外家南寺》：“郁郁秋梧动晚烟，一夜风露觉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

他深怀故土，写《临江仙·对花怀洛阳旧游》：“紫玉双华相照映，锦儿仍是琼儿。天边谁与慰相思。洗妆无别物，只有断肠诗。水北水南浑一梦，眼中红袖乌丝。春风同是可怜枝。争教歌酒兴，不似洛阳时。”

他迷茫无望，写《眼中》：“眼中时事亦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金朝灭亡后第五年，元好问终于可以回故乡太原了，在途中，他心绪沉郁地写下《秋夜》：“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春雷谩说惊坏户，皎日何曾入覆盆！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

元好问在“雪屋灯青客枕孤”之时，对自己的气节，有过审视吗？他虽没有“以死抗命”，但也没有“附逆颂功”……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丈夫儿，倚天剑，切云冠”；他也无意于洗白自己，惟有积极传承文化基因，从诗歌精神中获得灵魂的慰藉，“枯柏在南涧，留待百年看”。

五百年后，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赵翼，对元好问予以同情和理解，作诗《题元遗山集》：“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在《瓠北诗话》中说：“值金源亡国，以社稷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郝经所撰《墓志》及《金史》本传，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谓完节矣。”

元好问端起“舒州杓”并非独饮，穿越七八百年的时光，竟有几位舒州后世的文化人成为他的“酒友”，真乃可叹可叹！



美容院说我皮肤差，理发店说我头发干燥，
养生馆说我哪哪哪都欠佳……
只有服装店的老板娘对我好，说我穿啥都好看

漫画 李曉官 作

◆纸上生活

读书方式也有表扬之二种

邱冬

我最喜欢读书的地方有两处——厕所和床，具体来说是早间厕所晚间床。

早间上厕所前必洗漱干净，就如古人祭祀前沐浴更衣一样慎重。我并非刻意效仿古，亦非古朴高雅之士，之所以要洗漱干净才进厕所，完全是为了读书。我始终认为以污秽之身读书，是对书之大不敬。

妻爱干净，厕所庭院每日必扫，片叶粒尘不存，抽水马桶更是擦得纯白滋润，光可照人。坐其上，曲腿悬股，不抵不扼，丹田之气上升，污秽之气下沉，倍觉轻松舒爽。

厕所味馥，冬焚檀香，夏燃蚊香。香需艾草蒿禾所制，烟微浅蓝，袅袅升腾，发草木之淡香。近些年雨水丰沛，地板墙面常有湿气，屋角泛青苔，蚊蝇巨多，刷牙洗脸，赤膊裸腿常挨其叮咬，红斑累累，其痒抵心，若不驱除，难有读书之雅兴。

厕所之中书多备报刊薄册，以精美短文为主，民国大家著作作为最佳选择，寥寥数句，文笔优美，意境趣味皆浓，小品笑话亦可。边读边笑，笑发内心，难以自抑。有数次呵呵声大，被妻听见，骂我有病。

《古文观止》《唐宋词》，虽短，但需字斟字酌，用心研读，每遇精美词句，更要字字留心，句句玩味。普通的文字被用得如此精巧，动若赤兔，静若处子，常令我痴迷叹服。

不知不觉，半晌即去，妻敲门催促，骂我是闲徒懒汉，忙不迭将余篇读完。初立时，腿如秤砣，酸麻不能行，扶墙数秒，方踩棉花一般踱出。妻过来关掉房灯，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岳父家在偏远山区，厕所无门，敞对屋后青山。岳父试做坐式马桶，在一废弃的火桶

上钉一横板，置于蹲位之上，虽无抽水马桶之磁实，但可坐可歇，能免曲蹲之辛苦，亦不失为一件享受工具。坐其上，可阅报读文，可闻山间溪流淙淙、草间风声飕飕、林间小鸟啾啾，可观老树新芽、蝶舞菜苔、雪压竹林……

床头书需厚本，大部头小说尤佳，红楼、水浒、西游……多于其间览阅。少时读书以课本为主，很少读这些闲书，一是老师、父母不允许，二是家里祖宗八辈皆白丁，无闲书可读。

记得初上中学时，一日上外祖母家闲置木楼，从一漆痕斑驳的旧木柜中无意中翻得一两册古书，线装本，书之扉页已落，不知其名，内册亦有残缺，书页黑黄。坐地翻阅，一册竖行排列，字体古怪，懵懂不识。一册虽竖行排列，但尚有可识之字，能勉强阅之。至今犹记其中一篇，内容有趣，讲的是一个叫蒋兴的情感故事，题目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作别爱妻王三巧，出门经商，迟迟不归，三巧按捺不住诱惑，红杏出墙，并将丈夫心爱衣物珍珠衫赠与情郎，后机缘巧合，竟让蒋兴撞见珍珠衫，与妻破镜重圆。故事一波三折，看似悲剧，却以喜剧结尾。

等到大了，才知这是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之《喻世明言》中一微不足道篇。再读，已读不出当日之锥心震撼，亦无幼小懵懂不知事时之新奇。读到最后，对每篇几乎出奇一致之大团圆结尾，感到莫名厌腻，如啖无盐之食。

如今，外祖母已故去，外祖母家之阴暗木楼亦被舅拆除重建，木柜和古书早已不知踪迹，一个少年一个上午端坐木楼之上按捺着突突狂跳之心埋头阅读之身影，亦再无处寻觅。

